

陶淵明集十卷

(晉)

陶潛撰

宋刻遞修本

金俊明

孫延題籤

汪駿昌

跋。框高二十·一五釐米，寬十三·七釐米。每半葉十行，行十六字，白口，左右雙邊。外封題《陶淵明集》，乃元人筆迹；內封題《陶靖節集》，係金俊明手書；書外錦套上題《宋板陶集》，則為孫延題籤。

金俊明，字孝章，號不寐道人，孫延字壽之，號蔚堂，皆清初蘇州名士，金氏還以家富藏書著稱。

陶淵明（三六五？—四二七），東晉、劉宋間詩人，在晉名淵明，字元亮，入宋更名潛，字淵明（一說仍其舊字）。尋陽柴桑（今江西九江）人。晉太元十八年（三九三），仕為江州祭酒，不堪吏職，不久即辭歸。隆安四年（四〇〇）至元興三年（四〇四），先後為桓玄、劉裕、劉敬宣幕府僚佐。義熙元年（四〇五），為彭澤令，不願為五斗米向督郵折腰，拂袖棄官，隱居終老。所作田園詩平和恬淡，獨步晉宋詩壇。

陶淵明的詩文，最早由梁昭明太子蕭統輯集為八卷本，北齊陽休之補入《五孝傳》、《四八目》，合序目為十卷本。隋唐時期，別本紛出，至北宋始經宋庠重新刊定為

十卷本。宋元以下所刻陶集，多出於宋庠十卷本。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的宋刻遞修本《陶淵明集》十卷，末附《本朝宋丞相私記》，無疑是經宋庠重新編定的本子。但此本是否就是宋庠原刻的遞修本，或他種北宋刻本的遞修本，乃至南宋刻本的遞修本，今人頗存疑問。

此本鈐有「桃源戴氏」、「嘯庵」、「商微子後，自毫之吳，再遷於鄞」印章，《百宋一廬書錄》以為皆元朝人。又有「文彭」、「文壽承氏」印章，文彭是明中期畫家文徵明之子。又有「毛晉之印」、「汲古主人」、「宋本」、「甲」印章，可知明清之際曾為毛氏汲古閣所藏。《汲古閣珍藏秘書籍》載毛扆於清康熙五十一年（一七一二）所作題記，斷言此本為北宋刻本。後此本流轉於黃丕烈陶陶室、汪士鐘藝芸書舍、楊紹和海源閣之手，楊紹和說「予家又有北宋槧《陶淵明集》，乃毛子晉故物」，亦認定為北宋刻本。

前代藏書家判定為北宋刻本的依據，主要是此本附錄在顏延年《誄》、蕭統《傳》和《本朝宋丞相私記》後，還有一篇《曾紘說》。考曾紘字伯容，本南豐（今屬江西）

人，其父與曾鞏為從兄弟，家於襄陽（今屬湖北），號臨漢居士。約生活在南北宋之交。曾文謂平生酷愛陶詩，「每以世無善本為恨」，例如「刑天舞干戚」句，各本皆誤為「形天無千歲」，理當據《山海經》改正，適逢其親友范元義寄示義陽太守開雕的《陶集》，於是致書於范，說明應予校改之意。曾文寫於宣和六年（一一二四）七月中元，藏書家乃據此斷言其為北宋刻本。

殊不知此文末署「臨漢曾紘書刊」，而曾紘從未刻過陶集，「刊」字不可解。今檢南宋紹熙三年（一一九二）曾集所刻不分卷本《陶集》，《曾紘說》附見於《讀山海經》詩後，形同題識，末句作「臨漢曾紘書」，無「刊」字，可見此本「刊」字實屬衍文。曾紘晚於宋庠數世，宋自無由得見曾文，加以宋庠跋文無有冠稱「本朝宋丞相」之理，故可證明此本並非宋庠原刻。又，此本對《曾紘說》的處理方式非但與曾集本不同，更誤衍一「刊」字，此亦可證其並非宋庠原刻之遞修本，而是一種與曾集所據底本有別的他種刻本。

既然曾紘撰文年月去北宋之亡僅止兩年，則此本之刊刻上限應不早於是年。稽核

此書諱字，除「玄」、「敬」、「殷」、「恒」、「貞」缺筆避北宋諱外，「桓」、「完」及「邁」字亦作缺筆，無疑是避欽、高二帝諱，此點與南宋初年浙江刊行郭注《爾雅》、《唐書》、《水經注》、《六臣注文選》等正同。再以版心保留的刻工姓名與上舉諸書對照，也多有同一人而分任數事者。故《中國版刻圖錄》雖著錄此本為「宋刻遞修本」，不言北宋、南宋，其解題則以為當屬南宋明州刻本：「刻工施章、王伸、洪茂、方成，皆南宋初年杭州地區良工，紹興十七年又刻明州本徐鉉文集。補版刻工與明州本白氏六帖、文選六臣注多同，因疑此本亦當為明州本。毛氏汲古閣秘本書目定為北宋本，恐不確。」

此書最後一位私人收藏家是周叔弢，書中鈐有「周暹」印章，《弢翁藏書年譜》一九三一年下記載「從楊敬夫處收得楊氏海源閣舊藏宋刻遞修本《陶淵明集》十卷」。周氏後將此書捐贈中國國家圖書館。（許逸民）